

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培养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新人

何秀超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宏伟蓝图鼓舞人心，使命任务催人奋进。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需要青春力量，需要充分发挥青年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新时代新征程，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持文化自立、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上下功夫，将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新人，努力成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坚持文化自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主体性。”坚持文化自立，必须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

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立起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当代青年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展现着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事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信心和底气。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培养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新人，就要引导青年学生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引导青年学生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自立的历史自觉，充分认识自身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利于激发文化建设动力、坚定文化发展方向、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当今时代，青年学生处于信息快速更迭的大数据时代，面临着文化更加多元的现实环境。这就要求高校更加注重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高校要不断完善文化课

程体系，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创新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尤其是高校思政课要发挥好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讲好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讲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深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现实作用，做到铸魂育人、启智增慧，持续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促使其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实现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在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要大力推动文化繁荣，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激扬文化自信之勇，以固本培元、守正创新焕发中华文化时代光彩，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面向未来，高校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青年学生培养全过程和各方面，引导他们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注入青春活力。高校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在注重文化浸润、熏陶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广大教师要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融入知识讲授中，通过知识传播、能力传授、文化传承，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提升在各自领域实现文化自信的本领，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原载于2024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第9版，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73年久演不衰 一方“水土”一出

本报记者 熊辉 文/图

4月8日，周一。北碚水土老街深处，只听锣鼓齐鸣、唱词出嗓，观众应声落座。一场约定俗成的川剧座唱，在一方小屋开演了！

这里不是戏台。2012年，30名川剧爱好者，借用水土街道陵江社区的场地，临时搭建起了“戏窝子”。此后，定在周一的“一月一开唱”约定便几乎没有断过。

年逾八旬的戏迷潘承礼，一如既往，提着保温杯，早早在台下就坐。兴起之时，他随声附唱，双手不停拍动，偶尔也拿起手机拍照记录。

“土沱戏”以剧兴场 鼎盛时三月不休 73年久演不衰

“秋江河，一只舟，每日江边顺水流。老汉我今年七十九，全凭打渔渡春秋……”

一曲《秋江》起，掌声轰击而来。翁翁的唱词，让潘承礼想起了那段岁月。彼时，他还是个船员，水土码头也熙熙攘攘站满了人。

江水冲击，沙石堆砌，在水土逐年累月形成一个“回头沱”，名曰“老土沱”。一帮讨生活的货商、船夫，大多在此歇脚。饮上二两土沱酒，看上一场川戏，才能在积月累年里做这辛苦的活计。

因为川剧表演，当年在重庆提起土沱，无人不知。鼎盛时期，场镇建了十几家戏楼，慕名而来的“票友”络绎不绝。

水土川剧底蕴深厚，最早可追溯到民国期间。彼时，水土汇聚了一批川剧演员，跟随外地戏班一起唱玩友（川戏座唱），逢年过节都是锣鼓喧天。

新中国成立后，水土川剧更是兴盛。武胜、岳池、广安的川剧团来此一唱，就是两三个月。1951年，江北县（今渝北区）政府由洛碛迁到水土。3年后，水土川剧团应运而生。如今的水土川剧座唱表演非遗传承人刘永兰，也是在这时加入戏班队伍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水土川剧逐渐形成“逢‘一’开唱、逢场必演”的惯例，每月三次，绝不错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爱好川剧的商人在土沱中心米市坝修建了第一个川剧剧场。至此，北碚川剧文化再次来到“黄金时期”。

然而，近30年间，随着现代艺术的进场，曾经万人空巷的土沱川戏开始没落。从一月三次，逐步减少至两场，一场，场次越来越少；十几座戏院楼台，转至水土大茶馆、陵江书场。川剧的独有“容身之地”不复以往……

2020初、2022年末，受疫情影响，水土川剧班不得不暂停演出。

人均年龄超七旬的“水土川剧班” 台上王侯将相 台下柴米油盐

生旦净末丑，演绎人间百态；昆高胡弹灯，唱尽人生百味。台上的演员，是潘承礼追着看了大半辈子的“角儿”，现在都早已混成老友。

“咿——呀——”声响，演员王素芳身着绣花粉袍，头顶华丽冠饰，和师弟彭龙财合作，带来川剧《秋江》选段。青年道姑陈妙常和助人渡河老艄翁，这出戏，他们前后唱了几十年，唱词动作早已成为肌肉记忆。“不夸张地说，倒背如流！”谈起唱戏，王素芳带着严谨，又难掩自得。

“半台锣鼓半台戏。”舞台右侧，是川剧锣鼓区。单皮鼓、檀板、大锣、堂鼓、铙子、梆子、小锣、马锣、九件传统乐器摆放有致。鼓师们围坐一团，随剧推进变化敲击节奏，时而活泼轻快，时而高亢激昂，与台上演出配合默契。

随着剧情渐入高潮，帮腔演员们也择机加入。

“我上个月动了手术，没法上台演，就在帮腔中过过瘾。”水土川剧座唱非遗传承人刘永兰，仅靠一只“小蜜蜂”扬声器，

唱腔便传遍了里堂外屋。在帮腔的加持下，剧目情绪画龙点睛似的更清晰了。

自十四岁第一次穿上戏服，刘永兰便没有停止过对川剧的热爱。65年间，她见证了水土川剧的“人潮涌动”，也眼看着身边的演员流失和出走。

但刘永兰选择坚持：“传统戏曲必须传承。”抱着这样的信念，她东奔西走，组建了民间川剧团。没有场地，找社区借；缺少资金，靠大家筹；道具老旧，修一修继续用……

目前，水土川剧班共有演员20余人，大部分年龄都在70岁以上。剧团的主力，仍是唱了大半辈子的古稀老人。连跟随他们的乐器道具，都有了三五十年光阴。

60岁的朱玉娟，是他们口中的川剧班“接班人”，也是团里的为数不多的“年轻血液”。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水土人，她小时候就成日在后台转悠。”出于好奇，孩童时期的朱玉娟看了第一场川剧演出后，便跟着刘永兰跑团演出。“从背包、搬道具开始，这一跟就是40多年。”如今，她也成了团里的“角儿”。每逢重要演出，必是打头出场。

台上王侯将相，台下柴米油盐。

脱下一身戏服，还来不及卸完面部油彩，朱玉娟便急着想。问及缘由，“走咯，妈妈还在屋里，等着做饭”，她边招呼，边往家里赶。

演完的彭龙财简单休整后，都会选择再坐上一会儿。听听老友的戏，聊聊最近的事儿。“还剩两个单场，又看不完咯。”4点半，彭龙财这才才背上背包回两路，等待他的，是一个半小时的返程公交车。

川戏也有“追星族” 新老玩友花式推广川剧

潘承礼在玩友圈，是人尽皆知的“戏迷”。

从年轻时到退休，他看过的川剧有上千场。只要时间允许，重庆、成都、绵阳……有川剧座唱的地方，十处打锣九处有他。凑热闹、扎场子，说是“追星”也不为过。

但潘承礼跟普通戏迷不一样。他不仅看戏，还追着记录“打卡”。“川渝地区的名角儿，我都拍了个遍。”他掰着手指，估算下来，有2万多张照片。为此，他自筹资金完成了两本川剧画册。

说到兴奋处，潘承礼一个巴掌，拐弯儿回家取画册了，说是要给年轻戏迷展示一番。

“这都是当年的老照照，多得很……”谈到和名角儿演员的交往联系，潘承礼更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手中的照片，虽有些泛黄，但保存完好，几乎没有折旧磨损。

像潘承礼这样的“忠实戏迷”，场内大约有60人。他们或拿手机记录，或随声附唱。

“老味道、老腔调，又离家近。”年轻时走南闯北的潘承礼已经85岁了，不得不歇下来。一月一次座唱表演，是潘承礼最开心的时刻。

但每每赴约的，不全都是潘承礼这样的“老朋友”。零星的年轻面孔，也开始出现在这里。

26岁的郑森木是西南大学马克思学院的研究生。家住四川乐山的他，自小便有不少机会接触传统文化。相声、京剧看了个遍，最后被语言相近的川剧表演所吸引。

比起潘承礼，他的“追星”方式又不相同。

制作电子水牌、发布剧情介绍、上传川剧视频……郑森木以“玩友小郑”为名，在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宣传民营川剧团，将剧院搬到网络上。

其中，《高三娘打粉》的演出视频获得好评。“川剧串烧黄梅戏，很耐味……”这条视频将民营剧团的演出实况，通过视频剪辑完整发布于网上。

“振兴川剧，需要新玩友，也需要新媒介。”目前，他在抖音发布作品1863个，粉丝超过8000人，获得7.4万点赞量。

粉丝量不多，但网络背后是上千个怀揣热情的“潘承礼”。足不出户，也可过一过看戏瘾。对老玩友来说，在无戏可看的无

数个平常日子，便是寄托。

“凋零寄居”的北碚川剧何去何从？ 一代人终将老去 但总有人正年轻

1987年12月26日，北碚川剧团正式解散。百余号川剧人告别传统技艺，各奔东西。以全新的身份，“寄居”在不同行业。

然而，繁杂平淡的生活之余，他们心中始终藏着一股火——

“还能不能唱？”

“哪儿还可以唱？”

“老戏迷都还在吗？还有人来看吗？”……

这些执念，像伏耕期的种子，蛰伏土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生根发芽。

30年间，从不同岗位上退休的老川剧人，或多或少，开始重操旧业。20多名老川剧人“离”在一起组成的水土川剧班，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在距离川剧团不到五公里的两江云顶小学。一堂以川剧为主题的延时课堂，也履行着“一周一次”的约定，准时开课。

3月19日，位于学校4楼的舞蹈教室，孩子们身着粉红戏服，和着欢快的韵律舞动身姿，将川剧的“身、形、手、眼、嗓”一一展示。

从2015年开始，原北碚川剧团演员周洁进入北碚区各大小小学学习川剧，前后带了270名学生。一板一眼、一招一式，都按着川剧最正统的样子教授。

“我最开始是在电视上看到川剧表演，觉得漂亮有趣，得知学校成立了川剧社团，就立刻报名了。”3年级的龙钰灵，因为自小自舞蹈基础，在这批学生中尤为打眼。

人才青黄不接，又难以留住，是北碚川剧最大的痛点。

周洁在几年教习过程中，也挖掘了一些颇有天赋的新苗子。“那副嗓子，确实唱得好！”谈到曾经的学徒，周洁难掩惋惜。但转念一想，演员当不成，也多一个热爱川剧的观众。“没办法，但也挺好！”

2023年末，水土川剧座唱获批成为北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场由官方“接力”的文化传承，正在延续……

川剧进校园、送戏下乡、直播间唱戏……近年来，各式各样的推广活动，让川剧颇有“复活”之势！街头巷尾，唱腔再响；剧场茶馆，“变脸”又起。

57个秋冬，重庆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轨道交通6号线、315国道沿着水土老街，穿镇而过。

嘉陵江畔，昔日川流如织的水土码头，静下来了。仅剩一艘渡船载着车子驶向对岸，这是重庆中心城区目前唯一在航的公益车渡。

轮渡汽笛与川剧锣鼓，遥遥相和。似乎要争夺，这个百年古镇最久响的余音。

川剧演员彭龙财表演《秋江》选段。

川剧演员朱玉娟表演《思凡》选段。

川剧演员王素芳正在上妆。